

# 哲思的诗性抒怀

陈忠实

拿到散文集《树荣》的书稿，未开始阅读先有一番感叹，平时我读过张立的一些散文篇章，是零散的，更是不经意间在某种报纸或刊物上“碰见”的。然而，毕竟因为零散，也因为“碰见”的机会有限，便很难形成一种理性的总体的印象。想不到他竟要出版这样一大本散文集，又纠正了另一种错觉，总以为他忙于报纸副刊和文化的几个版面，自己的创作时间被挤兑的很少，现在看到《树荣》书稿，不仅是慨叹之后的释然和欣然，也有对他在繁忙的编务之余勤奋创作的敬重了。

更切实的惊诧和感慨，是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无论是走南逛北的游记，抑或是素描体的人物速写，常有富于哲思的文字流泻出来，十分自然，成为一篇美文佳作的点睛之笔，让我顿然领悟作者铺叙到此的用心。更让我发生上述惊诧和感慨的，是叙事状物过程中显现的思想，即说出这是一个敏于事象不断发生思考的人。更在于这种思考的个性化特质，即属于独特发现并产生的独立体验，就决定了这种体验区别于庸常的鲜活，也就注定了这些文字的生命力。任谁都知道，无论何种体裁的文本，无论多少万言的长篇大作，抑或千把字的短文，致命往往就在于作者生活体验乃至生命体验的独特和深刻。张立的《树荣》便显示着这颇为难能亦难得的亮点。

在《家乡的炊烟》里，张立以诗性的文字倾情于“老家屋顶上袅袅的炊烟”，当我沉浸在乡村炊烟的神韵且唤起我儿时的记忆的时候，突然读到这样的文字：“人生在世，几十年光景，如果没有让炊烟熏染过，那才叫遗憾，至少人生是不完整的，生命的历程就少了一些根须，生活的情趣就打了折扣，怀旧的话题就索然无味……”老家屋顶上弥漫的炊烟，成为生命的根须，这显然已经是张立独有的体验了，当属于从生活体验的层面深入到难得的生命体验了。在我有限的涉及家乡炊烟的文字接触的记忆里，似乎尚未见谁把家屋上漂洋的炊烟视若生命的根须。有了这样独特的体验，张立“老家屋顶上袅袅的炊烟”就有了区别一切文字

中的炊烟的个性化神韵。再如怀念父亲的《父亲留给我的那把老镬》，其中作为作者集中较多笔力的父亲的那把老镬，也是农村出身的人家家户户都不会缺失的劳动工具，司空见惯别无新鲜。然而，张立在把父亲的整个人生凝眸在一把老镬上的时候，突然笔锋一转，父亲的那把老镬已经幻化为自己手中的一支钢笔了。他坦率而又直白：“如今，谁问我是干啥的？我大声告诉他，扛着镬头进城打工的农民！”我便看到他意识深处的人生底座，是父亲的那把老镬，以这把老镬为报纸编辑的张立的独特体验了。

《树荣》集里有一组素描体的人物速写，多为文字艺术界卓有建树的大家：国画画家赵振川、资深文字编辑张守仁和吕震岳、文艺理论家肖云儒、作家方英文……这让我颇为兴奋且感幸运的是，如上列举的这几位大家，我不仅耳熟能详，而且多为交谊甚久的朋友。未读张立描述他们的文字之前，他们已经生动地在我眼前了，而后我的阅读兴趣可谓骤然发热。张立所写的某某和我印象里的某某有何差异，尤其是他还写了那些我尚不知的有关某某的趣事秘闻。我的阅读期待得到了满足，他笔下描写这几位大家的文字，把他们各具风采的个性化形象跃然纸上，不仅加深了我原有的印象，更让我感受到生动鲜活的人格魅力。再有一点，是对这几位大家艺术创造的成就有一种高层建瓴的详说和概括，着重他们各自艺术追求的个性化特质，以及在某领域所获得的艺术成就。张立在叙写这几位大家艺术成就的同时，写到他们各自走过的不同的艺术追求之途径，矢志不渝地唯艺术为神圣，每个人都是几十年的坚守，历经的艰难自不必说，抵达一种新的创造境地让我又一次感动了。

看着三叔，我的心里反而感到释然。三叔是精明的，从二胡这悠悠荡荡的声音中，他就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有了一把二胡，静默的心事便有了形状。有了一把二胡，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开。

## 乡间小唱

辽西并不盛产民歌，乡亲们劳动时哼起的，是听不清词句的乡间小唱。这带有二人转韵味的民间音乐总也唱不老，像庄稼一样一茬又一茬，像日子一样没头没尾，在村里人劳动的地方，在炊烟升起的地方，生动着，鲜活着。这乡间小唱简单明了，也不高雅，甚至毫无意义，但村里人喜欢，时常哼起，使得乡间小唱在农民的传唱中变得不那么简单。

三叔播种时唱得明快。二嘎子耕地时唱得轻松。柱子往城里送菜时唱得惬意。娘做针线活时唱得缠绵。我却不会唱。不会唱也没有关系，那淡淡的曲子，早已经婉转在我的心里了。在每一个我要路过的地方，它都会笑嘻嘻地出现，跟我打个招呼。我走开了，它也不马上离开，坚持要送我一程。

所以，尽管我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但我始终忘不掉那略显零碎的旋律，怎么也走不出那看似只有几句，却无法找到尽头的长度。

乡间小唱是真正来自民间的音乐，其中的韵味，每一个村里人在闲下来的时候都会去细心品味。

我也在品味，但面对这随我的血液一起流淌的乡间小唱，我无法想完，也不敢想完。

## 口哨声声

那跳动的音符比红蚂蚱绿蚂蚱跳得还高，比马儿的蹄声还要清脆，比鸟儿飞翔的姿势还要优美。

庄稼已经比我的个子还要高了，我只能听到那声声口哨在庄稼的后面飞出来，在绿色的更深处溢出来，却看不见吹口哨的人。

口哨是乡村最为淳朴的民间音乐，如果你走在乡村的街面上或者田间小路上，总会与悦耳的口哨声不期而遇。

口哨是乡下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或喜欢，或愉悦，或抑郁，都可以用一曲口哨去宣泄，去诠释。很多农人的口哨并不是那么伶俐，有的甚至木讷，但并不说明他们的内心空荡，相反，他们的情感是丰富的，每日劳作让他们吸足了太阳的能量，他们的心与大地一样火热。而口哨成了他们除语言之外最为恰当的表达情

《消逝的与未曾消逝的》写的是作家兼翻译家张守仁和编辑吕震岳的往事，以张守仁得吕震岳扶助发表散文处女作《杜城抒情》攀上文坛为话题，既写了张守仁成为作家兼翻译家仍深念吕震岳的知遇之恩的情怀，也写到吕震岳一贯倾心地发现年轻作家的编辑作风。张立将张守仁和吕震岳的人格定位为“他们身上闪烁着传统道德情操的优秀品质”。面对张守仁和吕震岳，张立反躬自省，关于人生的哲思可以说是振聋发聩：“时光犹如逝水一去不会复返，即使记忆过滤掉生活里曾经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的东西，然而，过滤不掉珍藏心灵深处的时常给人希望和力量的人和事。消逝的就是不该保留的，而留下的却永远不会消逝，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这是张立的道德倾向，不见一丝含糊。

在《实力派方英文写真》和《瞬间凝固的情味》两篇人物速写中，张立用信手拈来的一个又一个独具个性化的生活细节，把作家方英文和摄影艺术家杨小兵活脱脱推到我的面前，那些意料不到的语言和行为的细节令我哑然失笑。我在这两篇人物速写中，依然感知到张立对书写对象方英文和杨小兵的理解，真诚而又凝重，是那些令人失笑的生活细节酿成的别一种艺术效应。他说他读方英文的小说，“读了便有种惘然的感觉，委实因了其情绪的流动思维的魅力以及字里行间深蕴着潜伏着某种意趣。故而，读着他的小说，心头老是充斥着什么，激动而难以平静……”我以为这是张立独有的阅读感受，也是真实而又达到心知意会的深爱感受，较之那些早已令人不耐烦的廉价吹捧文字更可靠……

《树荣》集的文字色彩，让我有近乎着迷的阅读享受。过去靠“碰”在报刊上尝试张立散文随笔，虽有一时的阅读快感，终难形成总体印象。这次对《树荣》集的阅读，直接感受是着迷和享受，确非溢美，而是真实的阅读感受，自然也就对张立的语言有了感知了。

一种稍微细密的语言文字，多见于形象的描写，逼真的景象呈现出读者眼

前。譬如《树荣》里的那株老槐树，从根到茎到枝到叶，都有不同于别一棵槐树的独特姿态：细密处可见到“皴裂……翻卷着”的树皮，更有寄生其中的“蚂蚁、蜘蛛、蛾子、还有吊线虫……”这自然得益于作者细心的观察眼力，更得益于稍微精到的文字。在这样的描写文字中，我感受到一种语言的动感，即把作者自己触及到老槐树的每一细节时的感知和想象一并展示了，这样不仅避免了常见的写景状物时文字僵硬的弊端，也甚为鲜明地张扬起张立的个性。另一种诗性浪漫的语言文字，多见于大漠、荒原、草地、湖山的描写。随着张立的文字所展现的脚步，我也如同走进新疆、西藏那些“遥远的地方”，我强烈地感知到一种诗性浪漫的喷涌式抒情。面对沙漠，面对胡杨林，面对草原，面对天山，面对……作者处处都有诗性的文字直抒出来。作者的这种诗性语言，得益于一种形象化的比拟。随意举一例，同样是南疆的两条河，对塔里木河，张立的感受是“一条伟大的母亲河”，而对孔雀河，却拟人为“是一位健康、活泼、泼辣、自信的黑皮肤维吾尔姑娘”。敏锐的文字神经所激涌的诗性语言，也就展示出作者的内心情怀。一种平实质朴的语言文字，却又隐存着幽默和睿智。平实质朴也是一种语言美，张立文字的平实和质朴，有一种如同和人当面对话的感觉，少有修饰，如实道语，这也是一种难得的语言境界文字功夫。

我对《树荣》集的语言文字有如上几种阅读感受。同样是张立一支笔，不同的篇章呈现着各自不同的文字风格，让我又一次相信某种创作规律，面对不同的自然景象、社会风情和社会角色，作家自觉乃至本能地就会选择适宜其景其情其人的语言去书写。而能写出种种适宜其描写或叙述对象的优美文字，当属一个作家成熟且富独立个性创造的体现。我倒是顿生期待之情，愿这样多姿多色的美文，能更多地由张立笔下诞生。

(本文为作者为

张立散文集《树荣》所作的序言。)

名家新作



《生活散记》之四

张瑜娟绘

感的方式，简约、自然、淳朴，无师自通。

让嘴唇成为一件不同寻常的乐器是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发明。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会吹口哨了，只是那时会唱的歌太少太少，口哨的音符也少得可怜。现在的乡下人则不同了，传统的、经典的、流行的，他们样样都行，吹一曲口哨比割一株玉米还容易。口哨，是乡村最柔的风，最细的雨，最艳的野花。

我久久地站着，用心倾听那优美的口哨声。我隐约觉得，这口哨声里应该有一个故事在和庄稼一起拔节、生长。

从庄稼地里走出的，竟然是一个淳朴的乡下姑娘，看见我，口哨声便戛然而止。我不认识她，她却认识我，落落大方地叫我舅舅。接着，一个愣头小伙子也走了出来。

乡村爱情给口哨赋予了新的意蕴，比庄稼更高大，比岁月更深远。

## 笛声

黄昏正在无边无际地降临，村庄便

被涂抹上了一层金子般的色彩，炊烟霏霏氤氲，村庄朴素而宁静。

让我的目光变得温情脉脉。这是我亲爱的故乡啊。

笛声从河畔的柳丛中飘过来，婉转而缠绵，如微风中颤颤的桃花。接着，一个少年出现了，他很是随意地吹着短笛，赤着脚，从河湾边走过来，边走边吹，像是在自我陶醉，又像是引领着什么。

果然，笛声的后面，有了新的声响，有了新的生灵。河水中潺潺咄咄地走出一群鸭子，雪白的身子摇摇晃晃，排成长长的一溜，沿着笛声，向村街走去。放鸭少年用笛声领着鸭子们回家呢。

少年与鸭群的出现，给宁静的小村增添了新的韵味。这也许是普通的乡村风景，但在在我看来，却是那么让人怦然心动。这样的笛声，可以使少年的心事炊烟般轻轻晃动。

这样的笛声，可以使我的心变得温暖而干净。

周末接石维坚老师电话，问周六晚能否到北京人艺看他演的话剧《理发馆》。我说这是难得的好事啊，当然要去。众所周知，石老师本是话剧演员，担任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主演电影《天云山传奇》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表演艺术家。

想来已经有半年多没有石老师的消息了，偶尔从电视剧里看到他饰演的角色，瞧着就那么亲切。我知道，石老师演的这些角色，最近的也是一两年前拍摄的。去年夏季，孙维世的女儿从国外回来，石老师因一直视孙维世为老领导、恩师，对孙维世的女儿自然就更加的亲近。那天，承蒙石老师厚爱，他约上我参加了他们一帮老友的聚会。

席间，我从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敏、万里同志的公子万伯翱以及艺术家宋戈等人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孙维世的往事，讲到情深处大家一阵唏嘘，大有斯人已去徒自悲伤之感。石维坚老师于五十年代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很有幸在孙维世的领导下工作演出。他说，孙先生对待艺术工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一点马虎不得，有几次在排练中他都被孙先生批评过，不止一次地重排。孙维世的女儿听后说，母亲确实这样，还把母亲过去的日记拿出来让大家看。这可真出乎人们的预料了，石老师等人忙不迭地小心翼翼地取过来传阅，也有的纷纷拍照。当看到周恩来总理在日记上为孙维世的亲笔题字时，很多人都眼含热泪。我知道，在他们那一代演员的心里，对总理有着无限的敬仰与深情。

交谈中，有人建议孙维世的女儿把日记捐献给国家有关部门。有的人不大赞成，说捐出去恐怕就再也收不回来，因为谁也不知道那些收藏部门是否会妥善保存。前些时，就听某著名画家的子女讲，他们父亲捐给国家某机构的几幅油画已经被雨水弄得不像样子。听到这个佐证，人们便说这日记还是先由家人自己保存为好。我觉得这也不必大为难，可以找人先弄它几套影印件，既可以保存，也可以让他人观赏学习。

快散席时，我问石老师最近可在拍新戏，他说，拍的少了点，主要是眼睛瞎了青光眼，看东西有些模糊。我说那您得好好治治。石老师说，他最近正在休息，在调整，尽量少累眼睛。我对眼科疾病外行，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过，对石老师的记忆力，我是十分佩服的——快八十岁的人了，至今能完整地背诵《长恨歌》、《琵琶行》，更不要说大段的影视台词了。说来很荣幸，在二〇〇九年建国六十周年时，由石老师担任主任的中国老教授协会艺术家专业委员会要举办一场文艺演出，朱琳、苏民、李光羲、殷之光、游本昌等艺术家都参加演出。在准备的十几个节目中，缺少一首为这台晚会专门写的朗诵诗，石老师便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赶写出来。我问，谁来朗诵？石老师说他亲自朗诵。我一听，说没问题，三天交稿。

本来，我应几家报纸副刊之约，就要写关于国庆题材的散文、诗歌的，石老师这一约请，我的激情马上就迸发出来，很快，我就创作出六十行的《风，从海面吹过》。石老师看后，说，非常适合朗诵。在九月二十九日晚会上，当石老师充满激情地朗诵这首诗时，我和我父亲在下边观众席听得如醉如痴。父亲说，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儿子的作品被大艺术家朗诵。那时，父亲已经患癌症一年多了。两个月后，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四年多过去了，我不知道天堂里的父亲的耳边是否还会听到他儿子的诗歌《风，从海面吹过》。

话剧《理发馆》讲述的是一个北京人怀旧的老故事。石维坚老师在剧中饰演一个归国老华侨，在带妻子回到北京胡同寻找老中医时，意外走进了三代经营的一家老式理发馆。于是，围绕着新与旧、恩与怨、情与爱展开了一幕幕人生的喜怒哀乐。就剧情本身而言，我觉得没什么新奇之处，甚至有落套、说教之嫌。但我依然喜欢这个戏，原因有两点，一是演员班底来自北京人艺，具有浓郁的京味儿；另一是石维坚和吕中两位老艺术家，甘为绿叶，与一批刚出茅庐的年轻演员搭戏，体现着大艺术家的风范。

演出结束后，外面下着暴雨。我等了几十分钟都没打上出租车，最后趟着雨水走到三联书店附近才搭上一辆公交车。在车上，我听一位老年乘客说，他几天前去一家发廊理发，想让理发师刮刮胡子，结果那年轻的师傅说，对不起，我没学过那手艺，您最好还是买把电动剃须刀自己刮刮吧。我听后，想到刚才在话剧里记者问理发馆师傅的话：“你们这里为什么叫理发馆？”师傅答道：“因为这里不炒菜！”不禁哑然一笑。这样的故事，真不知道石老师听到后会有什么反应，但愿他能

笑出声来。

理发馆里不炒菜

红孩

# 理发馆里不炒菜

是一个北京人怀旧的老故事。

石维坚老师在剧中饰演一个归国老华侨，在带妻子回到北京胡同寻找老中医时，意外走进了三代经营的一家老式理发馆。于是，围绕着新与旧、恩与怨、情与爱展开了一幕幕人生的喜怒哀乐。就剧情本身而言，我觉得没什么新奇之处，甚至有落套、说教之嫌。但我依然喜欢这个戏，原因有两点，一是演员班底来自北京人艺，具有浓郁的京味儿；另一是石维坚和吕中两位老艺术家，甘为绿叶，与一批刚出茅庐的年轻演员搭戏，体现着大艺术家的风范。

演出结束后，外面下着暴雨。我等了几十分钟都没打上出租车，最后趟着雨水走到三联书店附近才搭上一辆公交车。在车上，我听一位老年乘客说，他几天前去一家发廊理发，想让理发师刮刮胡子，结果那年轻的师傅说，对不起，我没学过那手艺，您最好还是买把电动剃须刀自己刮刮吧。我听后，想到刚才在话剧里记者问理发馆师傅的话：“你们这里为什么叫理发馆？”师傅答道：“因为这里不炒菜！”不禁哑然一笑。这样的故事，真不知道石老师听到后会有什么反应，但愿他能

笑出声来。

灯下漫笔

# 哥哥 (外一首)

颜梅玖

哥，你又瘦了  
焦虑，藏在刚长出的白发里  
你一直在吸烟。我想起了小时候  
送给你的第一张贺卡：

## 与父书

哥，我愿是一缕轻烟  
久久地围绕在你的身旁  
情书一样  
我一直不敢看你的眼睛  
也不敢看你肥大的衣襟  
最近你的身体更差了。我一直看着窗外  
刚下过雨，玻璃窗上的雨滴  
一滴挨着一滴  
你说父亲不在了，长子如父  
你有权利管教我。哥，你不懂我  
我也不想让你疼。等平静下来  
我就向你认错；我会对炊烟再爱一些  
不再沉浸酒和诗歌  
你说你恨极了我高傲的样子

哥，不是我有意抬高视线  
哥，我一低头  
眼泪就流出来了

爸爸，见你之前  
我在半山腰的槐树林走了很久  
人生至此  
一草一木，都让我珍惜。这些年  
我不比一株植物更富有  
现在，我是平常的妇人，值得信赖的母亲  
我的言行使人放心。爸爸  
再过几十年，我也会这样静静地躺下来  
命运所赐的，都将一一归还  
那时，除了几只起起落落的麻雀  
或许  
还有三两朵野花  
淡淡地开

# 寨头天浴 (外一首)

叶雨隽

他袒露他的源头，  
在松阳寨头的天池里  
或者，他褪下伦理  
接近了美  
风声多么高远，碧绿的天水汨汨  
而来，他纵身  
自然的秩序  
将生命一挙到底  
臀部浑圆、臂膀结实而紧凑  
耸动如群山  
朝日啊，将出未出，在水中荡漾

如此魅惑的气味。焚香者  
盘腿坐在，她身体的晦涩  
和婚姻的锈迹里，暗暗摸索  
通向往事路径的源头

也许是咬噬、刀砍，也许是雷电  
或者，虫蚁侵蚀  
多年前，一棵普通的风树  
因病而变而结香，而奇妙地沉淀  
耸动如群山

自我修复，谈何容易？  
青烟中，她在试着唤醒，那个相逢的瞬间  
那猝不及防的疼痛，以便进入  
漫长的生长期

## 沉香

若非意外的伤口，它不会滋生出

# 翻看一块泥土

闫耀明

## 二胡声悠悠荡荡

白天已经飘远，风声一阵急一阵缓，凉凉的，一缕一缕地挂在窗上。

有二胡声悠悠荡荡地传过来。

三叔听得真切。他没有开灯，独自一人坐在屋里，侧着头，听那二胡声。窗外，夜空深邃得像一个硕大的湖，沉沉的，颤颤的，悬在头顶。星们密匝匝地拥着，在湖中快活地洗澡，重复着属于它们自己的那份快乐。

我看到三叔站起身，走到院子里，却没有再向村街走，在院子里站了一阵，寻一个小板凳坐下，摸出烟，便有星火在黑暗中明明灭灭。

二胡是乐器，拉出的曲子可以真切地表达人的情感。民乐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直接而充分，不转弯抹角，高兴就是高兴，惆怅就是惆怅，和村里人的性格很是相配。所以，三叔听到这悠悠荡荡的二胡声，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

我却不明白。我不知道是谁在拉二胡，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惆怅，但我可以听出来，这淡淡的二胡声不是拉出来的，而是从一个人的伤口中缓缓溢出来的，在向着深邃的夜空倾诉。

依三叔的脾气，他应该走出院子，去和拉二胡的人交谈的。我了解三叔。可三叔没有，他一直坐在院子里，坐在黑暗中抽烟。